北齊興亡論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北齊興亡論
作者：盧思道　隋朝

本作品收錄於《盧武陽集》

版本信息

或問主人曰：「徃者，魏人失御，六合雲擾，河朔關右，剪為二國。永熙西遁，天平北巡，兩朝先主，分陝而霸。龍戰虎爭，多歷歲祀。既而水運值竭，天祿永終，齊室比迹于唐虞，周人踵武于漢魏。齊有五帝，周易四王，並纔踰二紀，相繼而滅。若其元首膺期，股肱命世，立極補天之業，銘常鏤鼎之功。至於暴君南面，孽臣作輔，民怨神怒，國殄祀絕。易世之由，雖傳之耆舊，載於史策，通人雅旨，其詳可得聞乎？」

主人應之曰：「吾少仕齊朝，晚歸周室。因而學業歷茲永久，雅好博古。雖欲擬議，近世治亂，粤可略陳。在魏正光，牝雞司旦，爾朱榮乘釁內嬰，溷天泯夏，餘燼跋扈，延禍王城，海內生民，若崩厥角。齊高祖神武皇帝，天縱英明之畧，神挺雄武之才，龍攄虎變，投袂而起。四明昆弟，大會韓陵，類蚩尤風雨之兵，若新都犀象之陳。彼曲我直，天實贊之。日未移晷，大殲醜族。然後援立宗枝，入纂皇統。羣后成務，天下晏如。但芒刺成災，震逼為梗，居鄭流彘，去而不入。遷鼎舊鄴，國命惟新。朝章國憲，燦然畢舉。渭南失律，似烏林之喪師；洛北先鳴，同官渡之凱入。雖天命有歸，而盡于北面，方之魏武，具體而微。文襄嗣業，始踰弱冠。瓌傑之氣，足稱負荷。賓禮時秀，驅駕羣雄，內外肅清，朝無粃政。侯景背恩棄義，狼顧汝潁；蕭衍失信幸災，蟻聚彭汴。于是謀臣運策，猛士推鋒，渦湯之役兇，渠疋馬南逝。寒山之戰，吳卒隻輪不反。王受政入掩長安，淹歷歲時。神旗蹔臨，如風掃籜。三秦勍敵，閉關自守。五湖之長，革音請命。魏孝靜以天歷有在，鼎祚將遺，大禮備物，率由舊典。允恭克讓，推而弗居，禍生非慮，匕首竊發。爾其夷兇剪暴，剛斷英峙，天崩地析，堂搆闕如。嗣子幼冲，未堪多難，文宣雖云外弟，少乏令名。人望所歸，便見推奉，于時政有彝倫，朝多俊乂，爪牙皆韓白

之伍，心腹盡良平之儔。外靜方隅，內康庶績。主之不才，四海弗之覺也。洎乎受終文祖，燎天改物，兵強地廣，國富刑清。發號施令，必師古始。信賞必罰，如有四時。年穀屢登，災害不作。敵人竄迹，郊境無虞。天保受命，迄于五祀。黃初泰始，不能遠尚。爰及中年，誕縱昏德。以萬乘之貴，為長夜之飲。散髮視朝，肉袒聽政。手行刳剔，躬運矛鋋。寵狎佞諛，親愛凡鄙。出入市廛，遊走衢路。太保高隆之佐命，元功廟廊，上宰僕射高德政，龍潛賓友，帷幄重臣。衛尉卿杜弼，碩學偉才，拔萃出類。光祿大夫元景，風流儒雅，師範縉紳。或赤族見誅，或丹頸為戮，並直言竊歎，斃于讒口。自餘名士良臣，非罪遭命，搖刑以逞，不可殫言。劉曹以還，逮于僭偽，受命稱帝，未有若斯之慘者也。賴有尚書令弘農楊遵彥，魏太傅津之子也。含章秀出，希世偉人，風鑑俊朗，體局貞固，學無不綜，才靡不通。裴樂謝其清言，應劉媿其藻麗。溫良恭儉，讓恕惠和，高行異才，近古無二。有齊建國，便預經綸，軍國政事，一人而已。詰旦坐朝，諮請填湊，千端萬緒，令議如流。剖斷部領，選舉人物，滿室盈庭，永無凝滯。虛襟泛愛，禮賢好士，聞人之善，若己有之。智調有餘，尤善當世。譖言屢入，時寄無改。每乘輿四巡，恒守京邑，凡有善政，皆遵彥之為。是以主昏於上，國治于下，朝野貴賤，至于今稱之。俄而文宣不豫，弊于趨疑孽，儲君繼體，纔歷數旬。近習預權，小人並進。楊公慮有危機，引身移疾。幼主若喪股肱，固相敦勉。乾明之始，難起戚藩，變成倏忽，殞於殿省。《詩》云：『人之云亡，邦國殄悴。』君子是以知齊祚之不昌也。孝昭地乃密親，位居元輔，有姬公之戚，無復子之心。亦由主弱時艱，慮深家國，當陽正位，事出權道。身長八尺，腰帶十圍。沈深謹厚實，有君人之望。時甲卒強盛，財力殷阜，乃睠西顧，恒有吞噬之心。兼以天保之後，懲其淫縱，不邇聲色，不事晏遊。孝於太后，篤于昆季。慎惜名器，愛養黎元。後庭嬪嬙，皆是藩邸之舊，數不盈十，竟無私寵。特解吏事，尤好禮容。但政苛碎，暗于聽受，隆平不永，期歲而崩。大漸維幾，黜其嗣子，武成母弟之親，入主宗祏，而少稟凶德，不孝不仁。龍攢在殯，淚不承臉。太后之喪，亦不哀哭。纔及公除，便衣縫裘，縱侈荒淫，不知紀極，甘酒嗜音，夜以繼晝。有和士開者，素出和氏之庶孽，其面目亦似胡人，輕薄凡猥，為衣冠所棄。武成在田之日，引為叅將，開好彈胡琵琶，亦解歌舞。一面之後，便大相愛悅。恒在臥內，同食共寢，淫穢之事，無所不為。天保之世，文宣知其如此，頓鞭二百，徒配長城。後遇赦，得還，武成為右丞相。久別得還，思盼愈厚。信宿之間，賞賜巨萬。及踐大位，親顧彌隆，爰自黃門，漸至端右。盡景娛侍，畧不休停。就令暫出，便追騎相尋。士開作威作福，略無顧憚。恩寵勢望，燻灼朝野。恣性貪淫，人倫少例。心如谿壑，行均犬豕。甲第當衢，侔擬公室。富商大賈，朝夕盈門。朝士、無賴者，亦競相諂媚，或送婢妾，或進子女，筐篚苞苴，烟聚波屬。士開葬母，傾朝追送諂諛。尤甚者，至悲不自勝。澆薄邪佞，愛踰弟兄，名賢素士，略不交言。其所薦延，奏無不遂。榮枯進退，定於俄頃。於時下陵

上替，奔競成習，士無貴賤，風節頓盡。趙彥深阿諛順旨，俛首懷祿，元文遙器能先見，不敢措言。此外羣官靡衣媮食，齊室大壞，其源始於此。河清之末，長彗為災。太史奏言：『須用攘救。』武成便自稱太上，傳位後主。胡長粲以從舅之親，馮子琮以姨夫之戚，俱受寄託，並當樞要。或性識庸近，或意懷險薄，皆不學無術，智能淺短。及天統末年，武成即世，和士開一相處內，自擬伊周。太尉錄尚書事，趙郡王叡明德茂親，聰爽俊悟。藩王之內，時望隆重。以士開凶醜，宜加屏黜，入踐青蒲，讜言規諫，而少主聰察，不類成昭。母后才明，異于馬鄧。士開禮於疎行，長粲為其謀主，遂使密戚賢王，絞縊以戮，雖遐邇胥怨，愚智同憤，而依托城社，末如之何。數載之間，肆其穢行，與馮子琮夫婦，鬻獄賣官，三家府藏，賄貨山積，凶愚子弟，並處高資。更相貨易，擇而後授。司徒瑯琊王儼，年甫十四，兼領憲司，憤其所為，切齒忿咤，執送南臺，異其身首。子琮以搆扇兩端，一時依法，二凶俱勦，朝野晏清，京師市里，儛蹈成羣。梁重之慶，不足斯比。瑯琊心實去惡跡，乃陵上，不容于時。俄而賜盡。自茲以後，政道彌昏。高阿那以牧圉之勤，重其佞媚。韓長鸞以韝紲之能，悅其趨走。又有女奴陸氏，出自掖庭，凶智狡算，舉世無疋。以保母之恩，特見尊寵，六宮謂之世師，人主以為內相。舞弄王法，淹塞天聽，慶賞威刑，出于婢口。頑鬙弟姪，布於列位，帝戚皇支，不能及也。陸子駱提婆者，出于皂隸，本是鞾工，愚暗庸短，僅辯菽麥，與韓高之徒，共持國柄，宣淫肆暴，甚于和氏。窮極富貴，轉日迴天，愚薄之倫，折枝舐痔。輕者進貨賂，甚者緒婚媾。朝廷混然，無復廉恥，清貞守道，更被嗤恆。漢世張趙，不能喻其萬一；晉朝賈郭，未足比其錙銖。斛律明月，屬鏤之錫，冤動天地，崔季舒龍逢之戮，痛切幽明。加以內叅年少，閹宦之屬，親狎寵私，盈滿官室，干預政事，剽掠生民，黔首呼嗟，以日為歲。其反道違常，速亡趨滅，事非一緒，不可勝陳。後主自生宮闈，長于尼婦，不接端士，不見正人。朝夕諮諏，罕聞調護之客。便煩左右，莫匪刀鋸之餘。飛鷹走狗，蕩其心慮，麗色淫聲，亂其耳目。論功德者，云羲軒無以尚。述欽明者，稱堯舜不能踰。才智之士，棄而不任，假有名級，備員而已。憲章綱紀，蕩然無餘。魚爛土崩，以俟勍寇。周武大捷，平陽乘虛深入，將有降心，士無鬬志。前世耿賈之雄，俛眉頓顙。先朝貔虎之銳，斂氣重足。舉晉陽如拾芥，攻鄴宮猶振槁，萬里百城，交臂屈膝。南極江淮，北盡砂塞，西界函谷，東至滄溟，府帑粟帛之饒，兵革士民之眾，齊之所畜，盡為周有。不亦哀哉！」

此隋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